

練來練去，都是眼睛

All the Practice, All for Perception

文 | 朱宥勳

每學一種運動，我就會獲得一雙新的眼睛。

沒錯，對我來說，運動未必會收穫一副更好用的身體，畢竟我的先天與後天都差勁到——這麼說吧，差勁到「還好我能寫作」的程度。不見得跑跑跳跳就增加多少心肺耐力，不見得舉幾次啞鈴就真能扛鼎，而不管我躺床擺爛還是認真運動，關節始終態度強硬，與「柔軟度」始終絕緣。

但是，眼睛卻一定會長出來，這未始不是一種安慰。這當然不是說我大學練了棒壘球、後來練了重訓和格鬥之後，現在就成為霍格華茲裡的八眼蜘蛛了。而是說，每一種運動都會強化特定的身體部位，因而產生相應的技術「看點」；而如果是競賽型運動，也會因應規則設計，有不同「閱讀比賽」的方法。

其實不必想得那麼玄，只要想像你在奧運期間，打開一個自己從未關注過的比賽項目，一定就感受過「不知道眼睛要看哪裡」的感覺。一名棒球迷和非棒球迷最大的差別，就是球打出去的瞬間，我們大概就會知道眼睛要去內野還是外野等待、是滾地球還是飛球、這個距離大概可以讓跑者衝幾個壘包。不會看棒球的人，越是想要「認真看球」，往往越是不得要領——因為他們會以為「要一直盯著球，從本壘追蹤到被接住為止」。但這幾乎是不可能的，因為球的速度快到你無法「追蹤」，你只能「跳過去等」。至於要怎麼知道該跳去哪裡？嗯，看久打久就知道了，球棒擊中球的聲音、噴發的仰角、是拉打還是推打……種種因素，會在擊球瞬間輸入腦袋，並且告訴我們看棒球的那雙眼睛：左外野平飛球，有可能會「噢把」(over) 喔，眼睛過去等！

這也是為什麼，有時如果讓非專業體育媒體來轉播球賽，球迷往往會罵聲四起。這跟品牌忠誠度無關，純粹是因為體育媒體的導播知道要切去哪個鏡頭等，讓觀眾能看到擊球瞬間、也看到擊球結果。但如果是一些跑來蹭熱度的新聞媒體，他們的導播哪裡應付過那種大陣仗？一球出去，連切兩三個鏡頭，畫面都毫無球影，彷彿刻意黑箱，也是常有的事。那就是沒有棒球之眼的導播了。

而近年迷上格鬥之後，我打起拳來還是笨手笨腳，唯有眼睛可以說是小有進境。今年奧運，臺灣拳擊選手打得精彩，雖然沒有場場跟到直播，但場場錄影都無遺漏。一般人看動作片、武俠片的機會比看拳擊比賽多得多，很難想像真實世界的節奏有多快。然而一旦習慣了賽場的速度，又會覺得動作片、武俠片那根本不是在打架，而是一種慢動作的舞蹈了。舞蹈沒有不好，舞蹈很好看，只是如果喬峰或 John Wick 是故事裡描述的絕世高手的話，他們和他們的對手似乎都滿……手下留情的，都留下很多「如果是現實場景，一定會被打到」的頓點。

當然，看得到不代表我打得到。腦袋知道「有空檔」是一回事，能準確塞一顆刺拳又是另一回事。真要說這種眼力對我最大的幫助，是我打動作遊戲的能力變強了——因為遊戲裡的敵人，也往往是以「舞術」的節奏來攻擊玩家的。

總之，如果沒有「格鬥之眼」，看格鬥比賽的感覺往往就是「欸怎麼突然就倒地了」、「欸怎麼突然就得分了」。能準確看見打擊（無論是否成功）的瞬間，是這雙眼睛的第一層功能。第二層，則要能看見因果關係，比如：「之所以這記勾拳打中，是因為前面三拳的佯攻。」第三層，便是看見整場比賽的結構，知道上述三拳的佯攻之所以有效，是因為前兩回合都打過一樣的模式，是刻意「佈局」來讓對手掉以輕心……話雖如此，這第三層次，我是沒有什麼把握的，往往也要等專業的拳評點出來了，我才能發覺。

也就在這個層次，我感覺自己回到了溫暖而熟悉之處：啊，這不就是文學，不就是文本分析嗎？從「看得到意象」，到「看得到關聯」，最終「看得到結構」。「眼力」本就是文學人的本職學能，因此怎麼認真打熬氣力、拆招對練，還是下意識「以眼力為內力」來驅動一切吧？這恐怕是一生也沒辦法丟掉的，小小的習癖了。

朱宥勳

1988年生，清大臺文所碩士，現為專職作家。已出版短篇小說集《以下證言將被全面否認》、長篇小說《暗影》。散文集《只能用4H鉛筆》，非虛構寫作《學校不敢教的小說》《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》、《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》等作品。與黃崇凱共同主編《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》、朱家安合著《作文超進化》，並經營YouTube頻道「朱宥勳使出人生攻擊」。個人網站：<https://chuckchu.com.tw>